

【发现】

## 草木渐深，绿意迷人

管淑平

当夏天来临，我才深深地被那些低调的绿意所震惊，才觉得绿色的伟大。它们，是春天的舞台上比较“摩登”的舞者，仅用浅浅的一种易于人们接受的色泽，就唤醒了春天，又将一片片绿叶，送至夏深成帷时。

我钟情于草木迷人的绿，钦慕于它们生命的毅力和活力。

多肉、佛珠吊兰、绿萝的绿，是小而明媚的。当我空闲的时候，在房间看书，它们就安安静静地在我书桌的窗台上静静地睡着，慢慢地舒展身腰。阳光从玻璃窗投射进来，照在它们的身体上，散发着迷人的光泽，静谧、安稳。我常常受恩于它们，因为那小小的一片绿，却给我带来诸多启发，要像植物一样活着，活得用心、用力。

梧桐的绿，是肆意而繁茂的。在我上班必经的老街的主干道上，种满了一排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梧桐树枝繁叶茂，遮住了大半个天空，只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破碎的阳光。尤其到了夏季，每片叶子都展开了，阳光下的梧桐叶，犹如活泼的孩子，带着片片绿荫，一种惬意的愉悦凉爽之感，抚平燥热的心。风吹过，梧桐叶摇曳出一阵阵铃铛般的声音，在相互碰撞中沙沙作响，伴着虫鸣，谱写着一首首夏的乐章。倘若，夏天要是一直这样就好了，那么，放学后的小孩子就会喜欢在梧桐树下玩耍，你追我赶，在梧桐树下留下一阵阵欢笑。

爬山虎的绿，是清秀而浪漫的。其实，我并不知晓这是谁在墙根种下的一株爬山虎，但如今它早已爬满了整面墙，同样令我惊讶。爬山虎的叶

子呈掌形，叶尖下垂，在墙上顺势铺开，整齐均匀、层层叠叠，不留一丝空隙，好似一片绿的海洋。微风拂过，叶子随风摆动，掀起一阵阵绿海的浪花。那绿，好似一幅油画，画家用极具大胆和冲击的颜色，给人以独特的视觉体验，铺出了夏天里的清欢和浪漫。等到进入秋天，叶子开始逐渐凋落，这时上层的叶子先开始泛黄，整面墙就成了渐变的彩色。

无花果树的绿，是甜美而丰硕的。住我楼上的邻居家，阳台栽种着两棵无花果树，它宽大而厚重的叶子，深绿如泼墨。每片叶子下隐匿着它们的果实，起初，只是青绿的小圆球，随着时间的增长，颜色逐渐加深、泛红，形状也变为胖墩墩的葫芦状。在它们的胖肚子中，是甘甜的果实，一口咬下，软糯香甜，令人回味无穷。热心的邻居经常把无花果分给邻里各家，无花果就是东邻西舍互相关心、传达美好情谊的载体。

香樟树的绿，是温柔而清香的。香樟树给人一种威武高大的印象，是参天大树，笔直、挺立。枝干近黑色，树皮干硬粗糙，凹凸的裂纹蜿蜒曲折，直达枝头，述说着岁月的故事。在夏天，香樟树的树叶葱葱郁郁，还散发着深深浅浅的香气，抬眼间，满目绿意，在高高的枝叶间一簇簇地落下，沁人心脾，细碎的光影洒下，一不小心就润成了我们心中美丽的夏天。

似乎，只有当时间远去了，当脚步歪歪斜斜地被甩出很远的距离后，才会发现某个不知名的瞬间，被旧时光阴所惊艳。诸如我们对草木的钟情，对充满力量的不起眼的绿意的敬佩。

## 夏日水居

汤青/摄



【追忆】

## 龙虾飘香岁月长

徐新

当一盆盆飘着诱人香味的龙虾端上餐桌，朋友们一起大快朵颐时，我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当年和父亲一起在烈日下捕龙虾的场景。

那时候我们兄妹俩都在上学，家里负担比较重。父母商量着，暑假期间让我们一起帮忙捕龙虾，挣一些钱来贴补家用。我们兄妹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都点头答应了。于是，说干就干，父亲买了网袋、铁丝、网线，捡来了废旧泡沫板。先把铁丝弯成圆形，一大一小，小的固定网袋在底部，大的系在网袋上口，然后用三股网线在网袋口处系上，拎起来使之保持平衡，最后汇成一股后穿过泡沫板用线系好，泡沫就成了大的浮标，就这样父亲一下子搞了30多口笼子。

那天早晨，父亲早早地到集市上杀鸡、宰鱼的摊主那儿，要了一些鸡肠、鱼肠等杂碎。回来后，他不顾那浓重的腥味，将之截成一段一段，分别装在笼子里作为饵料，并用网线扎好固定住（免得被龙虾拖走）。然后来到一条龙虾比较多的小河，开始下网。父亲将河边的芦苇分开，用一根绑上钩子的竹竿，提起装好饵料的捕笼分别放入水中，两笼之间间隔三五米远。下完捕笼后大约半小时，父亲便开始收笼，举起竹竿用钩子扣住浮标，直接提起，笼子刚出水面，只听“噗、噗、噗”的声音响起，正在里面“用餐”的几只龙虾不安分地动了起来，但此时已晚。笼子上岸，我用两手指先后捏住它们的后背提起来，它们的钳子还是紧紧地夹着鸡肠。我左右用力晃动几下，它们松开了钳子，被我直接扔进了装龙虾的大木盆中。父亲随即将笼子拎起，再次放入水中。

父亲就这样来回取笼子，我跟着捉龙虾，几轮以后，临近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高高的芦苇把偶尔吹来的凉风全部给阻隔了，汗水开始

不住地往下流，很快我和父亲的衣服都湿透了。

夏天是龙虾生长的旺季，而骄阳似火的中午似乎也是龙虾觅食的高峰期，因为此时父亲发现进笼的龙虾明显多了起来，根本容不得我们歇息。取笼子迟了，饵料吃完龙虾溜了。汗水不断地沿着凉帽的帽沿边淌了下来，父亲用衣袖胡乱地抹了一下，马上又拨开芦苇取笼子，我也忙不迭地跟上抓龙虾。父亲看到饵料少了，竹竿一放，赶忙蹲下来装饵料，我几次主动要求装饵料，都被他拒绝了。在高温的蒸腾下，饵料已经开始变味了，父亲憋住呼吸，迅速将饵料用线系好，再次下笼。取完一轮，匆匆在沟边洗一把脸，喝两口水，继续下一轮。

中午的三个多小时，我和父亲就这样马不停蹄地来回奔忙着，直到下午三点，进笼的龙虾开始减少了，这时我们才坐下来歇息。只见父亲的脖子晒得红红的，满脸都是汗水。坐在大树下的阴凉处，我们拿起了母亲送来的饭盒。父亲狼吞虎咽地扒拉了几口，喝了几大口水，才舒出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后，继续取笼子。

到下午四点，母亲急匆匆骑车过来把我们的战利品装到筐内，直接去下午的集市上去卖了。到了傍晚5点多时，我们开始收工，把笼子里的饵料全部取出扔了（放到第二天会发臭），整理好笼子叠在一起装入大箩筐。回到家时，月亮已经挂天上了。就这样，我们兄妹轮着跟父亲一起捕龙虾，一个暑假下来，也赚了好几百，而父亲则晒成了黑炭。

在我走上工作岗位的前几年，父母每年都会利用暑假去捕龙虾来改善生活、贴补家用。直到我工作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在我坚决阻止下，父母才不再冒着酷暑去捕龙虾了。一晃30年过去了，但当年捕龙虾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父母那种不向困难低头、用勤劳的双手换来生活的春天的品格时时激励着我。



上海市市民诗歌节  
Shanghai Poetry Festival for Citizens

## 麦熟时节

邓荣河

麻雀，打着饱嗝  
不再想飞  
没有高度但颇具风度  
走向成熟的日子  
走向诗

有没有韵脚无关紧要  
讲究平仄的阳光  
最慷慨也最自私  
趁整装待发的收割机  
还在饥肠辘辘  
灿烂的阳光开始流浪  
大面积地放逐  
那些脂粉气浓郁的叹息  
农人流淌不止的汗水  
奔腾不息的河流

麦子熟了  
一个农人对另一个农人  
悄悄地诉说  
麦子熟了  
一个村庄对另一个村庄  
轻轻地咬着耳朵

勤快的老父亲  
开始磨那把枣木把的农历  
一下，一下  
尽是些湿淋淋的焦急  
尽管麦收是机械化的天下  
但老父亲执着得很  
习惯用亮光闪闪的力气  
收割遗落在田头地脚的  
一小撮一小撮的欢喜